

汤显祖等原辑

说海

湯顯祖

袁宏道等評注

柯愈春編纂

肆

I242.1
226
:4

说 海

人
民
日
报
出
版
社

广虞初新志卷之九

盱江周 璜古渔氏校

明大司马卢公传记序

储大文 六雅

明兵部尚书、总督、援师、赠太子少师卢公，邑桃溪里人也。公忠勇大节，由《明史》外，良常宗璠曹氏、暨阳黄氏、定九陈氏、西川铸万唐氏、毗陵青门邵氏、予从祖在陆先生胥有传，四明季野万氏有《明史稿传》，邑雪城许氏有《戎车日记》，清江机部杨公有《记实》，而公昆季胥有传。铸万、青门、在陆先生号工古文词，季野最熟明一代事。雪城宾公幕，而杨公又当时诗人，所谓“参军新命一朝下，单骑夜出长安城”者也。

按诸编胥载公汝州朱龙桥、七顶山之捷，贼几歼，以楚郢二抚不能截汉江，贼乃由光化羊皮滩，逸入荆夔郢兴诸山。《火稿》又谓，援剿诸骑军不能入山，乃偕秦督易将。而入援之命下，贼复炽。按公尝令监纪张令文，募滇军石屏土舍，龙在田渭滇军轻走远跳，善搜山。公又尝请调四川及镇箠兵，若逾月无人援，得专意辨贼。而间檄川黔滇兵依击之，则贼必可歼也。公尝疏督臣理臣，宜有专兵有专饷。若使如古巨镇牙内亲军、银枪效节诸营制，则较标兵机兵势弥壮，而骄弁悍卒亦罔敢聚噪矣。是故明之亡，不亡于贼，亡于兵制之不讲，而并屯卫粗合府兵意而胥失之

也。

予少闻长老言，公曰“肄马于楼级，部队蹶者辄罚治。”盖公兵本可入山，故尝偕陈保德，成乌林关、乜家沟、狮子山功时，谓无穴不搜。而援剿诸军，不能尽如公肄士马法。公尝疏：“巨与督臣，有剿法，无堵法；有战法，无守法。”盖明季诸臣，如武陵之分四正六隅，昆明之议节短势险，胥不越堵法。而代州之设总督总理，其始既鞭长而不及其末，必尾大而不掉。剿堵战守，动辄扞格，直可谓无法。公不幸当其扼，又束缚于国制廷议，而莫之克展。不得已，以大将兼战将，而以身兼皇甫嵩尔！朱荣、杨义臣、李克用、狄青、察罕帖木儿之战，多非曩日督府，束鹿太原，东平雍容麾幢之所克逮也。

《史稿》又谓，朱龙桥之役，祖宽实首庸，尝牵公衣请核斩级。后改隶秦督，寻以援剿山东丽辟，议者谓偕贺人龙，胥误用临淮斩张用济辕门法。而气象弥索，惟公实始终善全之。大臣体国，猜忮尽泯，而宽抑亦宜。偕顾显扬、陆凯、俞振龙，暨张令文、虎大威、杨国柱、杨世恩、李辅明、李卑、葛麟、陈安，胥附从祀之列者也。

诸编载公督宣大，积谷二十万。按宣大山西兵十七万七千有奇，京运年例，民运监引本折宣府凡银百三十四万两有奇，大同凡银四十七万两，粮七十一万石，盐十二万引胥有奇。山西凡银六十九万两，本色四万九千石胥有奇。若岁积谷二十万。则可当民运之什四，而缺饷无哗，并剿饷亦无庸增矣。此又赵充国、邓艾之硕画也。及其再入援，公既不得以宜宾、嘉鱼，词臣尝试之，辙自恕。又不敢以武定鄢陵、督臣疏暗之咎自解，而新城之功薄而赏厚，东莞之知彼而知己，又未尝不早见预筹之。顾以衰絰在身，金革变礼，义当决战，以永杜长垣。永宁、永城、虞城逗挠失律诸臣口，而兵部议关宁劲旅，隶之监督高起潜，宣云奔命旅，隶之公。尚书陈新甲诣营，又分兵予之。京营将王朴，又帅大同

山西兵径去。庆都力战，嵩水桥继之。疲兵不赢五千，而转饷欠缺。又所谓以赐剑之灵，不能使县令一开城门者，乃弥知专兵专饷之不可无。明行阉重寄，统辖几半天下，曾不逮唐一小镇节度使。是故季年大势，议者谓米脂能驱民以为盗，临清能驱盗以为兵，宜仿古建侯方镇制，捐中原地，尽委之它保砦。豪杰准此，如公正宜，首膺周方伯连帅，唐兵马副元帅，宋李纲议设帅府要郡，范宗尹议设镇抚使，文天祥议设四阉金源封十一公，蕃辅任而经督理抚，承元行省、行院、南台、西台之制，而少更其名，只足以藉寇兵而资盗粮也。

公殁于庄烈戊寅。王夫人请恤，公弟象晋、象观又请之。越五载，乃复兵部尚书，赠太子少师。而忠烈之谥，专祠之建，且犹有俟焉。云间诗曰：“圣朝岂有中山谤，海内如怜新息侯。”此非尽由谗谰蔽明，而抑亦明制之廓而不实、壅而不捷者为之也。

《史稿》书象晋为象云，业釐正。象晋字锡侯，诸生。尝疏请假步骑三千，关外屯田，不用。晚弃家为僧，殁以缶。象观殉震泽之小涓，从弟象同偕死。而王夫人迄康熙甲戌，予尝偕弟中子、茂才蒋君，谒见于暨阳邸舍。蒋君整冠叹曰：“此今日典型也。”因偕奋直猾富之鱼肉公裔者，而夫人为卢氏忠臣复六十年，盖一门之义概若此。

锡侯公孙豪然，以文解宰威县。适公整饬三郡兵巡地，政有廉惠声。尝汇编卢氏传记以简予，予爰序而论之。俾百世而后，知公退筑渭隐园之志。虽不克就，而五明骧跃，越沙河数丈，暨楼级日肆之马，犹若乘飏鞭霆，而时煜爚迅闪于茗岭之上、桃溪之干也。

文士多喜谈兵，实不知兵。铸万知其畸零，未知其枢要。季野知兵事始末，未知其会通变化。似此雄篇确画，全写出大将心事。全写出大将一面擘画，一面捍防，一面忧谗畏讥，

一面鞠躬尽瘁心事。而尤可以垂汉唐宋明季年之炯鉴，此正平、子长、孟坚、士衡、茂挺、逯之、子瞻、同父，合为一手者也。原评

茶 丘 铭

杜 濬 茶村

吾之于茶也，性命之交也。性也有命，命也有性也。天有寒暑，地有险易，世有常变，遇有顺逆，流坎之不齐，饥饱之不等，吾好茶不改其度。清泉活火，相依不舍。计客中一切之费，茶居其半，有绝粮无绝茶也。

兼性耽香味，惟在初烹。旗枪一战，即听童子持去，不知其亡矣。一日友人过谈，逐年出关诸壮士，走穷荒险恶、水火不通、言语道断之地，道渴欲死，求马溲不可得。余始悚然愧汗。念向来暴殄之罪，殆不容赎。自是始勉强啜再烹之茶。舌本寻索，亦觉津津有馀味。

因慨生平赋命奇薄，与物无缘。惟茶为恩，我负之不祥，岂可使堕落污秽中？且余既有花冢矣，耳目之玩，孰如性命之交乎？于是举凡所用茶之败叶，必点筒收珍，置之净处。每至岁终，聚而封之，谓之茶丘。磨石刻铭曰：“石可泐，交不绝。”

花 冢 铭

杜 濬 茶村

余性爱瓶花，不减连林。尝窃有慨世之蓄瓶花者，当其荣盛悦目，珍惜非常。及其衰悴，则举而弃之地，或转入溷渠，莫恤焉。不第唐突，良亦负心之一端也。余特矫其失，凡前后聚瓶花枯枝，计百有九十三枚，为一束。择草堂东偏隙地，穿穴而埋之。铭曰：

汝菊汝梅，汝水仙木樨。莲房坠粉，海棠垂丝。有荣必落，无盛不衰。骨瘞乎此，其魂气无不之，其或化为至文与真诗乎？

何孝子传奇引

毛奇龄 大可

人不识申包，而识伍胥。不识京兆三王，而识包待制。不识孙宾石王成，而识公孙杵臼。则以鬻演之易传也。古来正史所未详者，多藉之稗官。而稗官又阙，辞人骚士咏叹以传之，所称鼓子词非耶？今其词又不可得，而传奇杂剧，登场鬻演，较之咏叹

之播扬，感发尤捷。故予每欲以近代轶事，或有裨于世而不尽传者，皆假是法以传之，而未之逮也。

乡之先有何孝子者，其事已见于故明孝庙实录，及府县志。而惟恐新史未采，浸久失实，予向已为传传之。复拟作长短歌句，编记其本末。若谣若谚，仿佛古焦仲卿妻以当夫调笑鼓子诸词。而近观谢氏所为传奇，且有先我而为此者。人虽不欲以孝子为伍胥，以曹大理为包待制，以王鼎参政为公孙杵臼，不可得也。

夫囊演之感人甚矣。今有家不悦于亲，出不顺于友，冠裾回愿，秉性忮害，似非保惠诰诫所能引激。而一旦过勾栏，见忠孝节义遗事，自触而心悲。初绚于眶，既而溢于睫，又既而涕唾垂颜，雪前襟而观，口讼心诉，一若身处其地，而必欲为之较量而不可已者，岂其人则善变哉？诚触之者有殊，而感之者有异也。读孝子传奇，而不知其有裨于世也，则请过勾栏而观之可也。

湖中二客传

毛奇龄 大可

饶估彭万年，裒吴城之张令公祠。夜梦令公授之坐，询曰：“剽人财而室人室，何等律乎？”答曰：“斩耳。”顷，羸一人反接至，使画字，万年画斩字于背。及献级，则其伴邹三也。先是万年与三伴，分舟而行。万年避风橹蠡左，三舟渡湖。是夜盗劫两舟去，一王，一黄寿。三与寿，俱被杀。而寿舟有吴人秀才赵莹者，匿寿子并婢，载他舟行。盖寿者，襄阳估也。

万年寤，惊觅三舟湖口。知三已死，哭之。遂敛三木，挈三

家人置后舟，偕之维扬。暨回舟，而饮三妇于舱。询曰：“夫人非三妻，而得随三何也？”妇愕失箸，既而视仆。万年令三仆避后，妇流涕曰：“妾建昌进工妻也，夫积工值，携妾归，附三后舟。夫病而三据妾身，并值有之。夫棺在板子之沙家，遗老姑，存亡不足知。君何得询及之乎？”万年曰：“吾惟稔其情，以有此询也。虽然，亦思归乎？”曰：“思之。”万年遂呼三仆语，割赢财千金，半与三家人。而以其半给妇归建昌，使养姑焉。

方三舟之渡湖也，三闻寿舟弦鞞声。及窥之，则有婢福妮善弹，别名瑟瑟，因与之联舟。暨被盗，而秀才赵莹者，佣算者也。藩估购妓乐，艳婢容发竞叩值以购。既筮日有成说，婢急谋莹，莹亦为婢计。顾自视无囊中金，而前后舟悉秦越，无可主者。乃怀刺谒九江守，告之。守谢藩估去牒，莹押婢，并其子与家人等，还归襄阳。莹乃为歌令婢弹，名瑟瑟弹，丐诸故人之有财者。词曰：“大堤估兮襄阳商，风吹铁鹿兮渡浔阳。何人劫公兮身首以戢，遗末婢兮芦之傍。低无捋捩兮高无檣。夕不藉絮兮昼不咽稗与糠。孤儿无恃兮，惟末婢之将将。归洞庭兮还故乡，洪涛汹汹兮青天茫茫。愿假羽翼兮翺且翔，一弹再鼓兮心恨恨。”齐于生曰：

“莹以匿婢故，曾见予舟次，且不疑予为无财，谋资婢归，盖其人长者也。江右王猷定尝言，观察宋公能道张令公见梦事。其人为士人，非彭姓，今核之，则万年者实迹也。岂事偶相类，抑亦传闻之讹欤？夫天下衣冠方幅，藉藉称士人而锱铢成市，所争毫厘，生死顿易。其为万年所不洁者，则亦何限。万年虽估乎，估而士人行，则士人矣。张令公者，或曰唐贞源令张巡也。其祀湖所始，则无可按者。

原评：小传无稗官家气，真是史才。

迁 浮 记

程正揆 端伯^①

有士人何泌者，字寓卿。磊落任性，不谙世务。无媚无侮，因时为进退。居恒娱志，一琴一书一丘壑而已。小窗兀坐，尘思俱删。茶铛初沸，炉火犹活。竹影个个，鸟声碎碎，四壁萧然。

忽开一孔如钱，有光直透座右。何子惊视，渐若瓮户。清风徐来，旭日方升。不觉振衣缓步，已在穴中。行三里许，阡陌宛然。村茅可数，疏松滴翠。远岫横烟，风景妍韵。仍带浑沌，非人间境也。又行里许，遥闻履声人语，自空谷中出。或曳杖溪腰，或听泉山脚，或携艳妆，二三为侣。或执枯管沉吟，行止自得，旁若无人。何子逡巡不敢发问。

少顷地尽，有河广丈。虽衣带盈盈，具回风紫澜之势，望洋久之。有黄衣人戴浩然巾，小舟荡桨，顾而笑曰：“客胡为乎来哉？”何子敛容曲拳，谓：“予小子涉世不深，致为误入。山穷水尽，实赖慈航，先生其无意乎？”黄衣人曰：“区区之地，虽在世中，乃在世外。人不及知，知亦不入。观子之貌，似多俗情。若卑屈事人，违心取色，得公卿如指掌。施恩报怨，为乡里美谈。岂不了

^① 程正揆（1606—1677），清初文学家、书画家。本名正葵，字端伯，号鞠陵，又号青溪道人，湖北孝感人。晚年侨寓江陵（今南京市）。崇祯四年进士，入清官至工部右侍郎。著《青溪遗稿》，今存。为文幽默奇诡，有东方曼倩之风。

妻子事，乃与世外人伍也。予乡荒陋，不足辱长者车，归休矣，公无渡河也。”何子曰：“过矣。先生论人，其貌之也。功名富贵，自有分定。得不足加，失不足损。如先生言，火销电灭，人散酒阑。辄尔凄凉，如丧故我。予虽不敏，尝闻道矣。孤踪独往，冀得神交。乃先生欲迴俗驾，谢逋客，而效北山颦也。得非不知已之诟厉乎？”黄衣人曰：“嘻。前言戏之耳！”招以舟，因登彼岸。

舍舟而趋，林木繁秀。鱼鸟亲人，径逾邃，风逾古，心逾忘。或曰前矣，或曰憩焉。四目相射，形骸俱失。何子心定，乃曰：“今日之遇，其天台遗踪，桃源之故步耶。不然，当亦饮菊水之甘泉，采青城之良药尔。”黄衣人曰：“否否，此浮国也。舆图不载，贡赋不入。不设城府，不识戈矛，广与天地同极，不知其几千万里也。非识力定者，不能卜居。间有侨寓，不久辄徙去。是以户口不繁衍，诚所谓千里比肩，百年旦暮者也。”何子曰：“风俗美乎？”曰：“国之土性躁，居民不患湿，亦无下流。其人也心在其口，喜怒现于面。浅而有经，轻而不佻。计口授食，予以田桑。不得仰衣食于人，亦不用智。惟趋浑朴，家有珠玉罗绮、深藏自私者，众共焚之。”曰：“功令严乎？”曰：“无赏无罚，以知足知耻者为上德。有德者人相见必拜，拜必受，尊若师。深沉不可测者服上刑，刑非刑也。予功名富贵以愧之，小犯者小愧之，荣其身。大犯者大愧之，荣及子孙。以愧之小大，分刑之轻重。愧以三年为考，三年不愧，六年荣之。六年不愧，复九年荣之。终不愧，亦终功名富贵之矣。国之人，有与交好者同坐，此外无苛政也。”何子起谢曰：“先生教我矣。”黄衣人曰：“未也，姑从我游。”

于是咸起，无复蹊径，疾走乱荆棘中，若履坦然。约十馀里，见一山，万仞壁立。周回数百里，浮于水上。下有金堂数百间，又有金石丝竹声。黄衣人曰：“此洞庭山也。其声四时不绝，咸池九韶不得比焉。”何子曰：“楚怀王时，与群方赋诗水湄，有曰潇湘洞庭之乐，听者令人难老，其即斯乎？”曰：“然。”

又行少许，十里外有镜，何与黄衣人须眉俱入照中，山川草木亦俱。黄衣人曰：“此照石也，能十里外照人之影。碎之片片皆然。质方一丈，止重一两。王母舂此石为泥，泥通霞之台，台与母俱飞，恣游海内外。盖其质轻而能浮。”

立谈间，倏有金光遍布，约满十里。帝视之，宛转低昂如山。山中有楼台，有牖户，有群仙嘻笑声。黄衣人曰：“是名浮金雾，三千万年一见，予见若者五矣。常人饮此气，亦寿万岁。”

次及一湖，水光荡漾，万顷琉璃，环湖者海也。极目天末，恍入层霄。风波不生，云霞无际。黄衣人向若良久，三叹曰：“昔有三老问年。一人曰：‘吾年不可记，但少时与盘古有旧。’一人曰：‘海水变桑田，吾下一筹，筹已盈十间屋。’一人曰：‘吾所食蟠桃，弃其核于昆仑山下，已与昆仑齐矣。’以予观之，此三子者，与蜉蝣朝菌何以异哉？孔子尝欲乘桴至此，不果，心实艳之。范少伯浮家五湖，以不见此水为憾。浮邱生者，国之闻人也。此人好名，以浮邱为号，人咸鄙之。皆成数千年往事矣。”

又指海外一黑子曰：“浮图氏者，读其书，颇精进解悟，但渐入虚无。至有弃家髡顶之弊，国人恶焉。谓左大道，遂屏诸裔，黑子其居址也。所云天竺者，自然浮之苗裔，不绝往来，亦春秋进吴越之义也。”

言訖，有巨叶长丈许，宽三尺，自海中来。黄衣人曰：“叶舟至矣，与子共登之。”何子曰：“先生欺我哉！古所云一叶扁舟，形似叶耳，岂真以叶航？且舟子不招，飘蓬无线，欲其涉长川而破巨浪，先生其鱼鳖我乎？”黄衣人曰：“子未之知也。此叶虽薄如纸，不濡不覆，能容一人不大，容千人不小。随意所及，履险为平。况我辈利往，宁畏坎坷，必欲受篙人指挥，行且玩尔我于股掌之上，其甘心也。而不读《山海经》耶？沧浪之洲，生疆木焉。其木方一寸，可载千斤。纵巨石镇之不能没，洲人用作舟楫。叶即疆木所生。东方生亦欺子哉”子无言，因与登叶。每念至，叶

遂至焉。出没波涛，了无欹侧。何子吟曰：“浮寄转危坐，归舟应独行。”杜句也。乃有大螺负其壳，为叶前导。黄衣人曰：“此螺千馀岁矣，生卵，著石则软，取之则坚，圣王出，浮于海际，自开辟来不数见。《蓬莱山记》所谓‘裸羸’，即此也。”

湖光渐敛，俄得清池。池有石莲，莲入水必沉。唯煎盐咸卤能浮。雁食之，粪落山石间，百年不坏。人食之，死者复生。又倒生菱，茎如乱丝。一花千叶，根浮水面，名紫泥，食之亦不老。适有女郎双鬟数人，随风轻漾，歌曰：“秋素景兮泛洪波，挥纤手兮折菱荷。凉风凄凄扬棹歌，云光开曙月低河。万岁为乐岂云多？”池傍有草曰浮草，清软可人。闻海间生屈龙，屈龙生容华，容华生蕖，蕖生藻，藻生浮草。采食之，消人积结。光润颜色，自池畔步于堤，堤种恒春之树。植浮筠之干，织莎萝之草，列不周之粟，鸩鹊鼓翼，鸩霜争鸣。珍木文禽，不暇接应。群山向背，野鹤潜焉。壑见桥横，石流奔响。始而水响，继而树响，继而山谷俱响，渐觉汨汨声彻人心目。何子悚然曰：“此何声也？何其声之冽且杀也。胡然而然也？”黄衣人遽牵袂曰：“几忘我也，其无走也。”曰：“何为其无走也？吾走也！”曰：“终其无走也。”遂终其无走，却步十许。黄衣人曰：“此亦一泉尔，面甚冷，中实热，可炙手，名曰温泉。人饮之，病痢泄，多致死。闻其腥毒，犹能肿人面百日。然疮疥洗之辄愈，里人有恶疾不知命者，多附之，骤得奇效。趋之者众，而温泉之势始狂，常泛滥横流，不引当道。嘉禾触之立槁，居民不聊生，浮人大苦之。数年来附之者虽暂却疾，毒卒发，发且酷，又无他长能补救人，人亦鲜往。浮人不恶而严，顺其下流之性，以不治治之。等若沟渠通秽而已。予与子反乎游尔？”何子曰：“奚乎反尔？”黄衣人曰：“反野人之庐，饷乎子尔。”

于是偕反，登黄衣人之堂。堂名一极，对摘唐人句：“帘前春色应须惜，世上浮名好是闲。”蕙异香，闻所未闻。黄衣人曰：“香大如鸾卵，生九渊之下，遇佳客则浮。汉武帝时，西国人乘毛

车，渡弱水以献。是时长安大疫，烧香一枚，闻百里，芳积九十餘日，病立差。武帝再求不得，盖我国所产为西人窃去。”少顷，子妇出见，罗拜于庭。何子答拜，命坐。鸡黍具，酒数巡。一童携小盒，诸客起视之，俨然人也。约数十枚，皆楚楚衣冠，长不盈寸。内有白须皓齿，亦有腰玉衣蟒者。往来盒中，觉宇宙甚宽。黄衣人曰：“此邻国相知所贻，可以猜拳。”客与主及诸子，各分十枚，纳袖中。随手拳二三枚，或五六枚，出彼此射覆。中者呼呼，不中者啾啾。拳中人亦嗡嗡，亦唧唧。凡三射，十人各自袖出，仍驱而盒焉。食毕，何子私目墙隅，匿兽数头。似熊非熊，有翼，目眈眈。黄衣人曰：“此兽飞食人，及百物之慈义者，定啖之。泉獍食父母者与之游，且喜人相闻，理直者飞而搏之，不胜不已。理曲及不忠信者，每杀兽往馈焉。不知何种，意穷奇之裔也。国人捕之，取其油为燃膏。”

何子言别，黄衣人曰：“虽逢俄顷，实属夙缘。姓字未详，遽尔告去，不几贻笑？”对曰：“小子姓何，幼慕李长源为人，因名泌，字寓卿，七十二峰主人也。”黄衣人曰：“李长源、张子房，皆我国大贤。子房从赤松未归，长源相距咫尺，既慕之，当一见也。”乃片楮召长源至，何子执礼若弟子，道生平甚悉。三人对谈，夜分不倦。黄衣人忽假寐去，长源授以导引辟谷之术。再三解谕，何子豁然。天曙，囑曰：“黄衣不可失。”遂辞。迟刻，黄衣人笑而至，问：“长源饶舌耶？”曰：“往矣。”黄衣人顿足曰：“吾事未了也。”惆怅不已。何子心知其故，乃再拜请曰：“夜者思浮地之广与天地同极。畴昔之游，尚不得万一。既为浮也，地必为游也。及游，不能为浮也。及者地，不能为浮也。有矣，不可游，是疵也。可以游，即驾羲和之馭，运章亥之步，有神疲而足跛尔。小子处乎疑，先生将奚以？”黄衣人曰：“善哉问，向游方之内尔。子欲驰心广莫之野，而纵观乎无何有之乡，岂人力至哉？予以此事属白衣郎，不意相避之巧。虽然，敢不执鞭弭以从？”命何子闭目，

忽身入半空，又似足践实地，风雨电雹，时在肘腋。瞬息间已数千里，辰至已几万里矣，魄散心裂。开目微视，但见星辰可扞，日月出怀，山岳如螺，海江似线。天半照影，则水田飞鹭。万邦森列，乃沙地铺鸦。黄衣人曰：“今日之游乐乎？”何子流汗曰：“观止矣，先生休矣。”

乃驻足最高二峰，峰去天仅尺五也。何子收汗，问：“此何术耶？”黄衣人曰：“术乎哉？浮步当如是尔。此步庄列辈尝学焉，未得其精。故列子必御风始能行，庄周善培风，亦不过九万里。若夫周穆驰神，汉武帝梦，则诚术也，非道也，安可同年语？”何子曰：“往溺尘埃，未披天日，聊甘温饱，便喜鸛鹤。罔识春秋，终悲螻蛄。先生既能移我情，必能立我命，敢不受教？”黄衣人曰：“始可与言浮也已矣。两间一气，气宜升，不宜降。天以浮而六曜系焉，地以浮而六鳌载焉。乾行健，坤得舆。君子上达，惟浮故然。人能法天地，则参之矣。此二峰，一名轻峰，一名清峰。轻清者上浮，方不借他山之助。此六合正气所钟，子其居之，勿以嗜欲甘坠落。三年后，有以报子，幸无相讶。”仍涉浮以去。

盖何子不能从焉，嗒然若有失。曰：“大哉浮乎？”冥心屏息，绝累洗尘，日作浮想于二峰绝顶。一年得浮之理，二年得浮之神，三年神理俱化。有童子骑黄鹤，冉冉自空而下。谓：“何子有功于浮，帝锡尔诏。诏曰：‘何泌不求人知，而求天知。心可配帝，德足保身。今敕尔为浮国清虚长，疆理如故。七十二福地，三十六洞天，悉令主之，神游无禁。烦恼苦厄，听尔划除。诗鬼睡魔，受尔节制。不奉约束，及侵犯疆界，杀无赦。五百年一考尔成，尔其终始之无息。仍赐常念如意珠一串、寿元一颗、太乙紫函奇书百种、静观十二分、清福田五十亩，示朕优恤至意，受弗辞。’”童子不见，鹤尚翩跹。何子笑指：“向与我周旋者，非子也耶？”跨鹤周流，偶欲住足，乃在故园。家人惊骇十许年不见：“子从何来？世咸谓子为浮之人已，其然乎？”何子曰：“世既谓我为浮，我即

与之为浮。浮不负人，迁之可也。”改名浮生。挈其妻子往焉，不知所终。

记 问 松

史震林 悟冈^①

问松禅院，近市而坐不来。嘉树幽篁，众鸟欣托。悟逸长老，卓锡于兹，而院始清肃。乾隆八年癸亥前四月，余与及门张梦旂，西游华阳，访句容俞挹霖。既归缙山，梦旂赋《落花》诗八绝，将随余东访悟公，未果。余与侄旭宾，及王景园造焉。远望蓊蔚，乃十五年前所偶至者。时悟公未来，今更冷然也。后四月朔，诗人王淡园、赵凤岐、赵简叔从溧西来，晤屠鹤岑。方画龙，简叔诵淡园句曰：“峭角焰裂壁，龙气团晴峰。爪甲连风雷，雨覆已万重。”铁桥上人写梅花相赠，欲报以松竹，未暇也。一日，扫榻憩白衣金粟房，听黄鹂声，紫萼绿笋，和杂英为饌。铁桥上人与悟公及诸居士，同赋《落花》诗，雨笈月束与落花俱集，可谓诗家众香国参断禅肠，说消魂偈也。属鹤岑作图以记之。

^① 史震林（1692—1778），清代纪实小说作家。字公度，号悟冈，一作悟冈，江苏金坛人。乾隆二年进士，授淮安府学教授。著文集《华阳散稿》及杂记《西青散记》，皆存。诗文出入仙佛间，随事讽谏，文笔生动，自成标格。

记 棠 陵

史震林 悟冈

乾隆癸亥前四月，与张梦旂、严梅臣，诣浣虚子俞挹霖于棠陵，信宿而返。登华阳之南冈，梦旂叹曰：“浣虚子为雪而馨，为月而情，从苦得仙而世无蓼境，从甘得佛而世无蜜境。煦以好生，万物之汨以晴。”梅臣曰：“禅者若眠，梦以为年；元者若颠，醉以为天。浣虚子殆不然欤？”浣虚子诵道士朱元冀《落花》诗而叹曰：“幻而真，春外春。”余告曰：“元冀子在元忘元，在喧忘喧。其诗云：‘水霞千点，松月半圈。晴峰一指，苔石几拳。’即元冀照也。”浣虚子恍然慕之。有王翁者，自号迴凡，肉食诵经。余劝曰：“翁之馋，即翁之凡也。”翁再拜而除肉食。